

伦敦腔、都市情怀与帝国中心 ——文学消费市场中的《匹克威克外传》

陈礼珍

内容提要：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伦敦腔来塑造城市下层人物形象，迎合了19世纪前期英国读者的阅读需求。他选择社会中下层人士作为主要读者群，利用伦敦都市情怀和帝国情结为他们编制了一个温婉的美学幻象。《匹克威克外传》每期均制成文学册页售卖，以连载形式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与获得感，迅速打入文学快速消费品市场，唤醒和刺激了中下层民众潜藏已久的文学消费欲望，推动了英国文学市场的大繁荣。

关键词：伦敦腔 《匹克威克外传》 狄更斯 文学市场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1)05-014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摄政时期历史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5CWW018）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DOI:10.16430/j.cnki.fl.2021.05.014

Title: *The Pickwick Papers* in the Literary Market

Abstract: Cockney, an accent spoken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was used by Charles Dickens in *The Pickwick Papers* to characterize a man of lower class to cater to the readers of his age. Dickens chose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lower class as his target readers and created a gentle and aesthetic illusion which was based on affections for cosmopolitan London and the Empire. *The Pickwick Papers*, as a form of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was serialized in the form of cheap pamphlets to trigger and keep the curiosity of the readers. It wakened and aroused the hidden desire for the consumption of literature, contributing to the expans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market in Britain.

Keywords: Cockney, *The Pickwick Papers*, Charles Dickens, literary market

Author: Chen Lizhen,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Literary Criticism Institute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Email: lizhenchen@hznu.edu.cn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在的摄政时期末年,英国小说界风行“银叉小说”(the silver fork novel)和“新门派小说”(the Newgate novel)。前者顺应了摄政时期的浮华世风,描写英国贵族社会的时髦生活,后者则结合了哥特悬疑风格和历史传奇因素,讲述耸人听闻的犯罪故事。这两类小说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们对上流社会富裕精致生活的幻想或者对犯罪暴力所属人性黑暗的猎奇,但往往立意浅薄,格局狭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时代呼唤新的文学风尚。1836年春,狄更斯凭借横空出世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轰动了英国文坛,晋升为最耀眼的新星。这部配有插画的小说低开高走,迅速打开了局面,它以连载形式推向文学市场,第1期只发行了400份,第4期销量就跃升至40,000份(Dailey 45)。《匹克威克外传》成了英国文学市场中的热门话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满口伦敦腔(Cockney)的男主角塞姆·维勒(Sam Weller)。此前伦敦腔早已存在于英国文学传统之中,是一种意在渲染地方文化色彩的写作技巧。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将其发扬光大,使这部小说成为英国文学方言口音研究几乎无法绕开的存在物。国外学界对此已多有论述,威尔士(John C. Wells)讨论了狄更斯小说中伦敦腔的地道与精准问题(332-33),达特(Gregory Dart)分析过狄更斯伦敦腔的历史成因和体现的资产阶级焦虑(242-48),佩特森(Michael Paterson)对伦敦腔的阶层和职业关联进行辨析(56-57),辛普森(Jacqueline Simpson)研究过维勒的伦敦腔对伦敦都市传奇的继承与发展(462-70)。众多批评家从不同维度对《匹克威克外传》的伦敦腔和阶级关联做出了很有建树的研究,但是并未深入发掘狄更斯所用伦敦腔对目标读者群的选取及其在文学消费市场造成的影响。国内学界对《匹克威克外传》的双关修辞和伦敦腔喜剧效果也有所提及,但缺乏深度聚焦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从伦敦腔这种方言俚语所承载的帝国都市情怀出发,关注《匹克威克外传》这部经典作品连载发行之时在文学消费场所牵涉的复杂历史关系。

一、伦敦腔的底层文化印记

在英国,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即便同为英语,不同地域的人也使用不同的口音说当地方言。相对于标准口音、利物浦口音、肯特口音、苏格兰口音而言,流行于伦敦东区的伦敦腔并不是一种高级的口音。Cockney这个词来源于中古英语,17世纪以后成为英国人对说土腔的伦敦居民的一种轻蔑称呼,严格意义上指居住在圣玛丽勒波教堂(St. Mary-le-Bow)钟声范围所及之地的人。虽然它曾一度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帝国的最伟大城市的特色口音”,但是人们很久以来都“不愿将它视作方言,而是将它看成是一种错误百出的庸俗说话方式”,直到20世纪上半期,它的历史地位都极低——“在所有非标准形式的英语中,伦敦腔是最受鄙视的”(Matthews ix-x)。伦敦腔的早期使用群体主要是伦敦的工人阶级、摊贩、走卒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物,它打破了标准英语严谨的语法体系,在词汇方面极具创造性,善用各种生动的俚俗之语。

狄更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伦敦度过，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做过记者，对伦敦各行各业动向和各阶层的生活都很了解。他的首部文学作品《博兹特写集》(*Sketches by Boz*)也是配插画的小说，通过《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分期发表，里面就有大量章节围绕着伦敦的城市地形如街道、商铺、剧院、花园、政府机构、交通、建筑、餐饮和当地人的生活展开描写。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他的《地形学》一书中就以《匹克威克外传》为例，指出“该书是一个极佳的例证，许多小说都假定读者群体享有同样的地形内部空间”(105)，并且告诫读者，狄更斯在书中运用了他熟知的伦敦地形学知识，大量使用伦敦本地的街道、商铺、酒吧和宾馆等真实地名，他心目中的读者应该熟悉这些伦敦本地文化信息，拥有足够的先在知识，如果读者不懂这些知识，就体会不到书中很多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个人意义。塞姆·维勒是《匹克威克外传》最出彩的人物，说话幽默而不着边际，上至英国时政历史，下至街头巷尾的闲谈逸闻，都能侃侃而谈。塞姆·维勒出场时是在伦敦一家车马店“白牡鹿”旅馆当侍从，他“穿着粗糙的条纹背心，搭配黑布袖筒、蓝色玻璃纽扣、褐色短裤和裹腿。一条鲜红色的围巾松松垮垮地绕在颈上，一顶旧的白帽子随随便便地歪戴在头上”(狄更斯 143)。这是当时英国从事服务业阶层的经典服饰。塞姆·维勒从职业到举止都是当时伦敦中下层工作者的形象，他善良、精明、油滑，还带着一些小任性，“完全就是壮实和自主的劳动阶层的象征——男仆、马夫、守林人、种农或者说是芸芸大众的所有人”(Hobsbaum 31)。按照《唐吉珂德》以来小说传统的人物设定，塞姆·维勒是一个聪明仆人的形象，他跟主人匹克威克先生形成对照关系。塞姆·维勒承担了大量幽默和滑稽的梗，说话内容夸张、喋喋不休，喜欢用不着边际的俚语和典故，造成喜剧效果。这个人物角色的说话方式带有鲜明个性，极具狄更斯的文学风格。

塞姆·维勒不仅大量使用伦敦俚语，发音还带有奇怪的腔调，狄更斯采用不规则拼音的方式展示他对元音和辅音的特殊处理方式。不仅是伦敦以外的读者不容易看懂或听懂塞姆·维勒的土话，就连书中一些故事人物听起来偶尔也有困难。塞姆·维勒跟匹克威克先生讨论竞选丑闻时，说了 *hocus the brandy-and-water*，这可能是伦敦下层人士常用的街头行话，出身于体面中产阶级的匹克威克先生根本听不懂，一头雾水，连忙询问什么意思，原来是表示将鸦片精放到酒里(201)。不久后，同样的情形又出现了，塞姆·维勒告诉匹克威克先生说有人 *they're a-twiggin' of you*，匹克威克先生听不懂，塞姆只能用肢体动作来解释，“把大拇指从肩头上往后指指作为回答”，原来是有人在远处偷偷往这边看(317)。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季刊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认为《匹克威克外传》成功的秘诀在于狄更斯“真正的常识智性和纯粹的伦敦下层民众的土话习语”(qtd. in Himmelfarb 72)。狄更斯将地道的伦敦中下层民众的土话习语写入小说中，使之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仅让伦敦本地读者产生广泛的情感认同，也使偏远地区的人们领略到首都人民的生活气息。

狄更斯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是有策略的，他将塞姆·维勒塑造成一个正面人物。塞姆·维勒说的土话带着新鲜的生活气息，正直的品格和幽默感拉近了读者的情感距

离,也让读者对伦敦土话产生情感认同。济庭(P. J. Keating)指出,狄更斯“将伦敦腔作为一种阶级方言,但只在特殊情境下广泛使用土话发音。他从不用伦敦腔来指代工人阶层的粗俗,也不讽刺伦敦东区人教育程度不高”(253)。狄更斯当然不会用伦敦腔来讽刺伦敦东区的劳动阶级,他自己就出生于工薪阶层,父亲曾是海军财务处的小职员,狄更斯青年时代曾一度寄人篱下,到鞋油厂工作补贴家用,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深有感触,对伦敦的城市地貌和文化很有感情。更重要的是,这些伦敦东区的工人都是《匹克威克外传》的潜在消费者。跟以前适用于租借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的三卷本(three-decker)常见模式相比,《匹克威克外传》连载出版的模式极大地开发了低收入阶层的市场,让他们在消费许可能力范围内可以第一时间购得最新的小说。

塞姆·维勒满口嘟囔不清的伦敦腔,天马行空地旁征博引,可劲地炫耀他的历史掌故和时事逸闻,这种主题和语气之间不兼容与不合宜造成幽默效果。维多利亚人做事做人都讲究合宜,在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读者看来,塞姆·维勒这种没有学识却假装斯文的说话方式是一种庸俗。纽曼(Beth Newman)指出,“喜剧性地挪用‘大词’是维多利亚小说中说伦敦腔人物的一大特色,比如说狄更斯笔下的塞姆·维勒和萨克雷笔下的查尔斯·耶鲁普拉什(Charles Yellowplush),但是错误的学识并不是众多礼仪手册所批评的那种矫情”(21)。在具有等级秩序的阶级社会中,处于下方的阶级有时会跨越自己阶层去越级使用更高阶层的话语或者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生硬拙劣地模仿,不能真正谙熟该阶层的文化内涵,洋相频出,矫情做作得让人生厌。

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以高超的文学天赋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出身旅馆侍从的塞姆·维勒大多数时候都在喋喋不休,略显卖弄地用伦敦东区的俚语俗话来聊天,满是市井小民的油滑,他时而幽默时而滑稽的表达方式很接地气,经常能出其不意地让读者捧腹大笑。他偶尔也会用一些不合时宜和身份的大词,比如说他刚出场时,第一句话是打招呼,第二句是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胡诌,第三句他很有幽默感地回复了女仆要他拿客户鞋子上楼的催促:“你真是个好女人,说得这么好听,加入乐队倒不错……二十二号是什么人,想压下别的一切?不行,不行,杰克·凯契(Jack Ketch)把人绑起来的时候说的不错,要按次序轮着来(regular rotation),对不起,要你等一等了,先生,但是我马上就来侍候您”(145)。杰克·凯契是查理二世时代的刽子手,曾处决蒙马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等大量名人,以凶残冷血闻名。他在这句话中引用了刽子手杰克·凯契的典故和莫名的专业术语来表明自己按顺序干活的态度,所引典故、专业术语跟他的擦鞋工作之间明显轻重程度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这种巨大差异造成滑稽效果。小说出版后,塞姆·维勒的这种表达方式受到读者热捧,在19世纪被称为“维勒范儿”(Wellerism; Bowen 65)。纵观全书,此类不合宜的大词体量并不大,狄更斯很好地控制了塞姆·维勒的矫情和卖弄,更多呈现出他作为伦敦东区人伶牙俐齿和精明的一面,整体上在读者那里可以得到好感。济庭指出,跟其他地区的口音或方言不同,伦敦腔“强化而非消弭了阶级鸿沟,加剧而非弱化了社会分工,是一种在特殊地域广泛使用的语言,说话的都是‘没文化’的人”(247)。在中产阶级看来,说伦敦

腔的伦敦东区人基本都是没文化的劳工阶层和中下层民众。塞姆·维勒的伦敦腔和不合宜的大词并不是狄更斯凭空创造出来的喜剧效果,这种言行举止表征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人的地域优越感,又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美学想象。

二、伦敦东区与帝国心脏

塞姆·维勒之所以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占据了大量笔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人物引入小说以后极受读者欢迎,立竿见影地提升了连载销量,故而狄更斯给他加了不少戏份(Mays 18)。在小说中,塞姆·维勒说着浓郁的伦敦腔,一出场在语言上就烙上了伦敦东区中下层人士的文化印记。他父亲是马车夫(146),出身无疑是劳动阶层,他最早在伦敦郊区旅馆当擦皮鞋的男侍从,以年薪 12 英镑的工资被匹克威克先生雇为男仆(187)。《匹克威克外传》发表之时恰逢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在那时“阶级分野还比较清楚,随着人口和国民财富的增长,社会结构随之开始变化”(Hopkinson 167)。英国贵族阶层基本是封闭的,到 1842 年英国有 562 个带贵族封号的家庭(Mitchell, *Daily Life* 22),而中产阶级则较为驳杂,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性。伴随着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快速发展,不断有出身劳工阶层的专业人士和成功人士通过努力或运气积累了财产,跻身中产。劳工阶层在解决温饱之后同样有更高的精神需求,顺着社会等级的梯子攀附而上。他们羡慕和模仿的对象,通常都是在理想和现实两个维度均有可能触及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匹克威克外传》成为 1836 至 1837 年间英国文坛的大热门,它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狄更斯个人的文学天才和查普曼与霍尔图书公司的商业胆识。然而这只是历史的显在力量。在这冰山之下运行着深邃而庄严的时代洋流。伦敦腔文学的兴起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历史大潮中伦敦城市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逐渐占据中心地位的风向标,它不仅是小说题材的变化,更是一种美学上的调整。1837 年的伦敦市内城有人口 12.3 万,城区总人口 152.3 万,加上郊区在内总人口约为 200 万(Gomme 30),是欧洲乃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大英帝国的中枢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进程,汇聚到一起以难以估量的力量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土地贵族的衰败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率先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土地贵族和乡绅社会的凋敝在奥斯丁和其他摄政时期作家笔下得到丰富的描写。

阅读文学作品是 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娱乐和消遣的重要途径,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匹克威克外传》分期连载购买的形式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极佳的文学消费契机,在价格不菲的三卷本精装时新小说跟廉价重印的旧小说之间,他们终于有了性价比极高的第三种选择。米歇尔(Sally Mitchell)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作者、读者和内容基本都只跟 6 万户左右的家庭有关,他们每年可以花得起 1 几尼(约合 1.05 英镑)来订阅图书馆会员或负担得起每月 1 先令去买一本分期出版或者在杂志连

载的小说”(*The Fallen Angel* 1)。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人士通过第一时间购买或传阅《匹克威克外传》这类新鲜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满足娱乐的精神需求,还有助于提升生活品味,让他们加入小说虚构叙事所营造的读者共同体,体验到这场集体文学狂欢带来的感官娱乐和情感归属。

19世纪30年代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改革时期。《改革法案》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保障了中产阶级的选举权,正式为他们的政治权力背书,以法律制度赋予他们政治自信。自此之后,贵族阶层势力消退,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登上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历史趋势所作分析那样,工业革命的历史潮流将工业资产阶级推向历史前台,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结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30)。不仅如此,无产阶级也在迅速崛起,提出更多的政治诉求。就在《匹克威克外传》风行英国之时,英国工人运动的火种也在不断燃烧升腾。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1837年2月28日该协会首次召开大会时通过一份政治请愿书,要求普选权和议会改革,并提交给议会。1838年5月请愿书在15万人集会上正式发布,史称《人民宪章》,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正式拉开序幕。资产阶级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培养造就了大量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集体力量的觉醒和势力的壮大被文学家们观察到并写入小说。

中产阶级下层人士和工人阶级识文断字能力的提升又为文学市场开发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促进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繁荣。在《匹克威克外传》连载时的维多利亚时代初期,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阅读小说的主力军是中产阶级,工人和社会中下层人士总体上并不是小说市场的消费对象。1840年英国人口普查时,调查人员发现35%的男性和将近50%的女性目不识丁,不会写自己的名字(Fernandez 3)。这些不能读书识字的人士基本都来自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同为居住在伦敦东区的工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差距也比较大,熟练工人或家里劳动力多的普通劳工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工资低、孩子多、失业或生病的家庭情况糟糕,只够勉强糊口,甚至缺吃少穿。《匹克威克外传》展示出一个双面伦敦:一边是富丽堂皇的建筑与活力十足的商业地带,是帝国的核心,另一边则是衰败和拥挤不堪的东部贫民窟,那是帝国核心的血瘀和栓塞之处。

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文学家的关注,同样也引起了恩格斯的注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部分“大城市”的开端部分,用极具文学修辞的文字描写了伦敦作为当时帝国核心的澎湃动力,他指出,250万伦敦居民“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3)。但是恩格斯显然不会满足于描绘这些有产者的财富世界,他看到了帝国心脏华丽外表下的血瘀和溃烂,那就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居住的贫民窟,他用了

数页篇幅对伦敦污秽、拥挤、潮湿和破败的贫民窟“乌鸦窝”(rookery)、圣詹尔斯(St Giles)等地进行了详细描述(307-13)。这些贫民窟对于常年生活在伦敦的狄更斯来说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话题。狄更斯自童年时代就喜欢在伦敦各犄角旮旯之处玩耍,圣詹尔斯对他有种“深沉的排斥的引力”(Forster 39),成年以后他也经常去贫民窟体验观察或者做慈善。在《匹克威克外传》之前的《博兹特写集》中,他对贫民窟和英国的贫穷问题已有涉及,在后来的《雾都孤儿》等作品中对贫民和社会底层民众仍然有大量描写。《匹克威克外传》整体上是一部轻松幽默的小说,展示出英国美好的一面,同时狄更斯在里面又对司法和政治体制进行了鞭挞。狄更斯在小说中还间或通过人物之口叙述一些恐怖血腥的轶事,给人一种诡异氛围和不祥之兆。狄更斯看到了大英帝国心脏表面的壮硕强劲,同时也发现了深层的病灶。他看到了英国中下层民众的艰苦,也看到了他们身上蕴藏的力量,因而在作品中给他们更多发声的机会。

三、目标读者群的选择:文学快速消费品市场与中下层读者

在摄政时期,连载发表小说的形式并不鲜见。自18世纪以来,英国报刊业在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中得以繁荣,不少出版商瞄准了针对社会中下层民众这个消费群体的廉价文学市场,他们采取每周一期或每月一期的形式连载,让低收入阶层拿到周薪或月薪之后可以及时购买。早在18世纪就有一些报刊杂志以连载再版已经过了版权期限的旧小说为业。英国文学市场上充斥着不少廉价文学期刊,正版和盗版泥沙俱下。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为连载发表而写作的原创小说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兰斯洛特·格里弗斯爵士传》(*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Sir Lancelot Greaves*),它发表于1760至1761年间(Jones 991)。当时并未引发过多关注,它在斯摩莱特的文学生涯中也并非重要作品。

到了19世纪初,随着出版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发展,英国出版商开始拓展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新渠道。到了19世纪30年代,连载出版原创小说成为英国文学市场的一个新风向(Mays 17)。据《爱丁堡评论》主编杰弗里(Francis Jeffrey)估计,1812年左右,英国上层社会的高层次文学读者数量为3万人,中产阶级读者为20万人(Amarasinghe 6)。除了这些所谓精英的高层次和中产阶级中上层读者之外,更广阔的潜在消费者是那些社会中下层读者群体。随着国家基础教育的加强和出版业的繁荣,英国的扫盲运动在19世纪取得巨大进展,在1800年有40%男性和60%女性不能读书识字,到了1900年文盲率降到了4%(Alexander 12)。中下层人士读书识字能力的提升为英国文学市场在19世纪的兴盛提供了强劲的快速消费潜能。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文学,成为职业作家,文学的繁荣倒过来又反哺文学市场,吸引了更多人用快速消费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学界一般认为,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大致按照经济状况养成了不同的文学消费习惯,贵族阶层和中上层人士直接购买精装或平装本,以充实自己的家庭图书馆,中产阶级读者从租借图书馆借阅小说或购

买每月连载,工人阶层读者则通过廉价杂志的渠道读小说。可见,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和工人阶级读者是文学快速消费品市场的主力军。

司各特和奥斯丁等人的小说首出版时基本都以当时英国最流行的三卷本形式出版,这样便于流通图书馆最高效地周转流通。19 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大出版商康斯坦布尔(Constable)掌控了英国小说出版业的定价权。自 1821 年开始,一套三卷本小说在英国书市的标准售价定为 1.5 几尼,一直保持了七十年未变,这种高价图书无法激起普通中产阶级的消费意愿,销量基本依靠流通图书馆批量采购(Shattock 4-6)。当时英国各地的流通图书馆是图书出版市场最重要的主顾,在文学市场话语权很大,对作者和出版商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力。18 世纪以来,各种流通图书馆每年的订阅会员价格较高,不同服务等级的会员价一般为 5 先令到 1 几尼(Benedict 17)。即便这样,仍然还有大量中下层人士的文学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随着英国民众识字率不断提高,广大中下层人士日益增长的文学消费需求跟文学市场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产生了矛盾。连载这种快速消费品的商业模式恰好抓住了这个消费市场的风口,开始在英国文学市场大行其道。《匹克威克外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快速消费品性质的文学项目,试图为社会中下层人士提供适合的文学作品消费渠道。《匹克威克外传》选择在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发行,每期售价 1 先令,针对的目标读者群就是英国中下层群体。

作为小说出版模式的一大革新,以快速消费品模式进行的连载出版对作者、出版商和读者而言都有好处。连载出版可以加快出版商的资金周转率,用较小的投资产生更多的利润,而且降低投资风险,可以根据市场销售情况调整印刷数量。如果销量不理想,甚至可以直接终止项目,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匹克威克外传》设定的潜在消费对象是伦敦人,刚开始基本都在伦敦售卖,前几期销售情况并不理想,“为了拓宽伦敦以外的消费渠道,他们以包销退货的方式向一些乡镇发售了 1,500 册,最终售出 50 份,其余全被退回”(Hooper 103)。在这一关键时刻,狄更斯站了出来,提出新的项目方案,渡过了难关,从第 4 期开始迎来转机,销量直线上升。《匹克威克外传》在英国小说连载出版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几乎凭一己之力使得连载形式广为流行”(Watkin 43)。最终《匹克威克外传》让狄更斯跟出版商查普曼与霍尔图书公司都大赚一笔,仅连载收入一项就让公司赚了 14,000 英镑,狄更斯则得到 2000 英镑稿酬、500 英镑分红以及其他各色入账(Patten 72)。后来普曼与霍尔图书公司跟狄更斯成了终身合作伙伴。连载出版让狄更斯发现了职业作家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的最佳渠道,此后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连载发行。狄更斯发现了这个商机,创办了文学周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 1850)和《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 1859)作为小说出版平台,每期同时发表或连载多部小说,可见他对文学快速消费市场的极度青睐。

文学快速消费品市场分期付款、分期阅读的方式也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他们更加灵活地从书店或报童手里购买,更早看到最时新、最流行的作品,而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在流通图书馆报名排队等着取书,或者在书店看着高价的三卷精装本望而却步。分

期购买给读者更多的主动权，他们可以选择一直等自己喜欢的小说更新追着购买，或者在中途放弃，转而选择其他小说。对作者而言，可以按期收稿酬，不再像过去一样全书出版才能出售版权拿稿费或自费印书售完之后才能利润分成。连载出版这种高度市场化的模式给作者带来更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保持高强度的写作，按时更新。如果销量持续低迷，不少作家会被迫中止连载，整个文学项目便告结束。在一定程度上，连载的形式可以让读者跟作者形成互动，读者的反应和呼吁甚至有时可以影响到作者后续写作时对人物和情节走向的设定。《匹克威克外传》前几期销量也不好，到了第10章，狄更斯加入了一个插科打诨的人物塞姆·维勒，大受欢迎，销量立刻大增。《匹克威克外传》展示了狄更斯身为职业作家敏感的市场嗅觉，他跟出版商一道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了解当时读者的心理需求，以廉价文学出版物为突破口，新题材和新出版形式强强结合，再加上狄更斯与生俱来的惊人文学天赋，让它迅速占领了文学快速消费市场。连载发表时间紧、难度大，对作家想象力和精力要求极高，维多利亚时代仅有狄更斯做到了一以贯之地以连载形式发表作品，萨克雷和列弗(Charles Lever)勉强可望其项背。月刊连载的形式在维多利亚时期并不常见，1837至1870年间英国出版了约有七八千部小说，而每年以这种形式发表的小说基本都是个位数(Sutherland 90)。

《匹克威克外传》引领了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连载文学出版市场，它的爆红效应对当时读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达姆斯(Nicholas Dames)在评论19世纪英国连载小说的社会功能和阅读伦理时指出，连载小说“训练了读者，使之以更快的速度消费文本，用注意力高度集中和分散相间的节奏形成更小的理解单元。从心理学批评的优势角度来看，维多利亚小说是一个训练场，它加强而不是背离了工业化意识”(qtd. in Allen 35)。连载出版小说的过程就是工业化时代快速消费品快节奏生产的一个周期。为《匹克威克外传》提供文字稿的狄更斯和制作插画的布朗(Hablot Knight Browne)等人每个月都是朝着当期出版的截止日期狂奔，他们用高强度的工作为当时读者打造出一份高质量的文学快餐。狄更斯善于在每期结尾处留下一处悬疑或者在精彩部分戛然而止，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吸引他们购买下一期。随着造纸机和蒸汽印刷机在摄政时代相继投入应用到文学出版市场，廉价书籍和报刊杂志的印刷量变大，价格进一步降低，进入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匹克威克外传》这样口碑极好的文学作品在第一时间也成了他们可以享用之物，这种获得感唤醒和刺激了中下层民众潜藏已久的文学消费欲望。在每个月的漫长等待中，读者们在茶余饭后围绕最近一期内容议论情节，臧否人物，等待着新一期连载的上市。文学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待到小说最终完结，这场由文学工业生产集体炮制的文学想象的集体狂欢终告结束，他们便将目光投向别处，期待着下一部有热度的作品出现，然后一拥而上，开始另外一个充满期待与煎熬的漫长循环。

《匹克威克外传》这类连载小说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形成了一个以文本世界为核心的文学话语传播行为。作者通过连载发表的形式讲故事，他们面临着多重阅读

对象：“出版商、专业‘读者’、杂志编辑、流通图书馆经营者、书商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公众读者”（Wheller 2）。狄更斯通过写作《匹克威克外传》跟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过程形成一个各种社会力量的汇聚之所，对维多利亚人的认知、情感、价值和欲望产生形塑作用。连载出版小说的形式广受 19 世纪英国读者欢迎，重要原因在于它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强调耐心、忠诚、节欲的价值观（Hughe 1-11）。狄更斯在文学生涯一开始就将关注焦点放在伦敦这座大都市之上，他的文学世界截然不同于摄政时期奥斯丁式乡绅淑女们的宁静田园爱情故事，也不同于司各特式壮怀激烈的中世纪罗曼司。他的小说是带有一丝魔幻和诡异色彩的现代都市生活传奇，用幽默讽刺的笔调为中产阶级平庸刻板的生活抹上一笔玫瑰色的景致。当然，随着生活经历的变迁和年龄的增长，狄更斯到老年以后变得消极和悲观，但那是后话。1836 年左右的狄更斯刚步入文坛，是一个精力充沛且乐观向上的年轻人，写出的作品总体都有喜剧色彩。他笔下的伦敦拥挤而略显破败，却充满了别有魅力的人间烟火气。狄更斯的首部文学作品《博兹特写集》描写的也是伦敦普通市民的生活，它的副标题直白而精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狄更斯的这个表述方式无疑抓住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精髓，他不仅在后续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中一以贯之地将这个理念坚守到底，也给盖斯凯尔、特罗洛普、乔治·艾略特等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带来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lexander, Isabella. *Copyright Law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Hart, 2010.
- Allen, Emily. *Theater Figures: The Produc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3.
- Amarasinghe, Upali. *Dryden and Pop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 Study of Changing Literary Taste 180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62.
- Benedict, Barbara M. “Readers, Writers, Reviewer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1740-1830*. Ed. Thomas Keymer and Jon Me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3-23.
- Bowen, John. *Other Dickens: Pickwick to Chuzzlewit*. Oxford: Oxford UP, 2000.
- Dailey, Donna. *Charles Dicken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5.
- Dart, Gregory. *Metropolitan Art and Literature, 1810-1840: Cockney Adven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 Fernandez, Jean. *Victorian Servants, Class,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cy*. London: Routledge, 2010.
- Forster, John.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Vol. 1.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872.
- Gomme, George Laurence. *London in the Reign of Victoria (1837-1897)*. London: Blackie, 1898.
- Himmelfarb, Gertrude. *The Moral Imagination: From Adam Smith to Lionel Trilling*.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2.
- Hobsbaum, Philip. *A Reader's Guide to Charles Dickens*. New York: Syracuse UP, 1998.
- Hooper, Keith. *Charles Dickens: Faith, Angels and the Poor*. Oxford: Lion, 2017.

- Hopkinson, David. "Class." *Victorian Britain: An Encyclopedia*. Ed. Sally Mitchell. Abingdon: Routledge, 1988. 167-69.
- Hughe, Linda K., and Michael Lund. *The Victorian Serial*.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1991.
- Jones, Lawrence. "Periodicals and the Serialization of Novels." *Encyclopedia of the Novel*. Vol. 2. Ed. Paul Schelling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991-96.
- Keating, P. J. *The Working-Classes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6.
- Matthews, William.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ialect of London*. London: Routledge, 2015.
- Mays, Kelly J. "The Publishing World." *A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Ed. Patrick Brantlinger and William B. Thesing. Malden: Blackwell, 2002. 11-30.
- Miller, J. Hillis. *Topographies*.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
- Mitchell, Sally.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Westport: Greenwood, 1996.
- . *The Fallen Angel: Chastity, Class, and Women's Reading, 1835-1880*. Bowling Green: Popular, 1981.
- Newman, Beth. "The Vulgarly of Elegance: Social Mobility, Social-Class Diction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Victorian Vulgarly: Taste in Verbal and Visual Culture*. Ed. Susan David Bernstein and Elsie B. Michie. London: Routledge, 2016. 17-34.
- Paterson, Michael. *Voices from Dickens' London*. Cincinnati: David and Charles, 2006.
- Patten, Robert L. "Chapman and Hall."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Anniversary Edition*. Ed. Paul Schlicke. Oxford: Oxford UP, 2011. 71-76.
- Shattock, Jonne.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Nineteenth-Century 1820-1880*. Ed. John Kucich and Jenny Bourne Taylor. Oxford: Oxford UP, 2012. 3-21.
- Simpson, Jacqueline. "Urban Legends in *The Pickwick Paper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6.382 (1983): 462-70.
- Sutherland, John. *Victorian Fiction: Writers, Publishers, Readers*.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5.
- Watkin, Amy S. *Bloom's How to Write about Charles Dickens*. New York: Infobase, 2009.
- Wells, John C. *Accents of English: The British Isle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6.
- Wheller, Michael. *English Fiction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London: Routledge, 2013.
- 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蒋天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Dickens, Charles. *The Pickwick Papers*. Trans. Jiang Tianzu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79.]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2005.]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0.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2016.]

责任编辑: 牟芳芳